

新理論叢書

新

理

論

叢

書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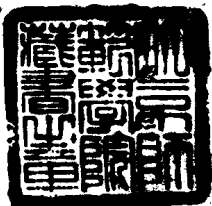
I207.37/18

戲新理論叢書

西廂述評

霍松林

陝西人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01996

901996

戏曲理论丛书
西厢述评
霍松林
DC 70/35

戏剧理论丛书

西厢述评

霍松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4.25 插页2 字数81,700

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3,000

统一书号: 10094·338 定价: 0.45元



後又十餘日杳不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復未畢
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白是復容之朝隱而
出莫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
常詰鄭氏之情則日知一作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
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辭
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
生遂西不數月復遊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
甚工刀劒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張生往往自
以文挑之亦不甚觀太平廣覽一作酬答大略一作凡崔之

董解元西廂

雜劇傳奇彙刻第一種

顧渚山樵點定

夢鳳樓

校訂

暖紅室

仙呂醉落魄纏令

引辭

吾皇德化喜遇太平多暇干

戈倒載開兵甲這世爲人白甚不歡洽秦樓謝館

鴛鴦幄風流稍是有聲價教惺惺浪兒每都伏咱不

曾胡來俏倬是生涯

整乾坤攜一壺見酒戴一枝見花醉時歌狂時舞醒

時罷每日價疏散不曾著家放二四不拘束儘人團

夢尋按原刻
作整金冠誤
今從大成譜
改正

董西廂

一 董解元搦彈本

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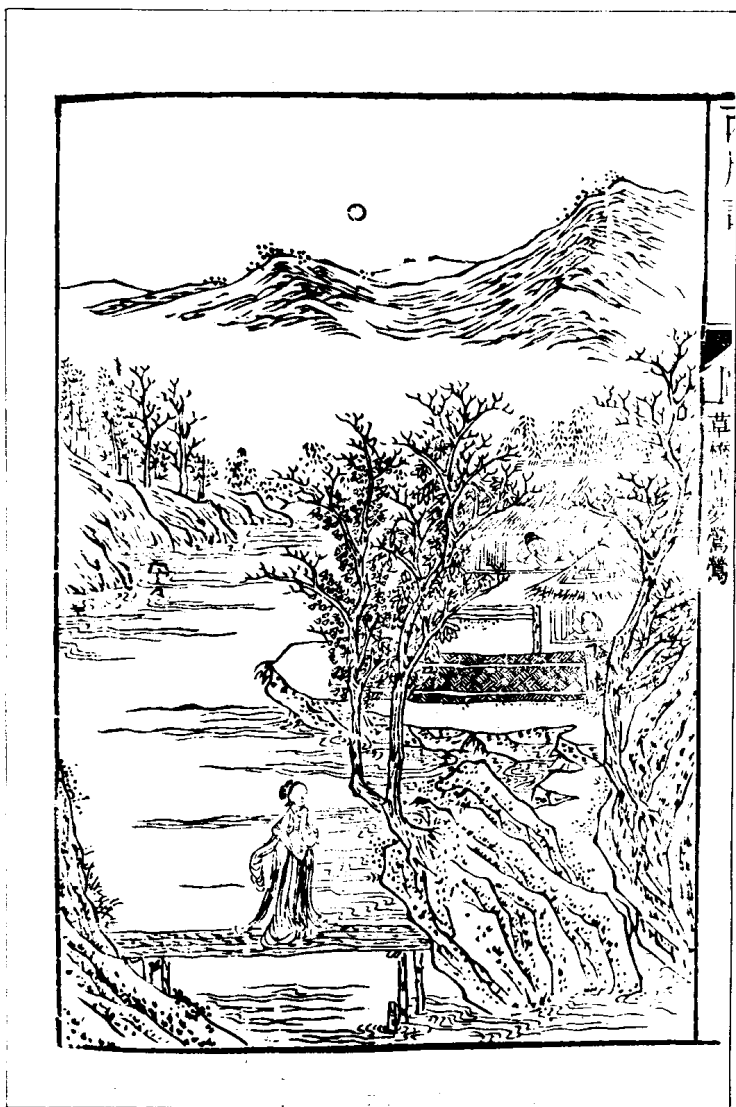
暖紅室

二、暖紅室本《董西廂》書影

那暮秋天氣好煩惱人也呵。悲歡聚散一杯酒。南北東西萬里程。

正宮端正好。碧雲天。黃花地。西風緊。北雁南飛。曉來誰染霜林醉。總是離人淚。

滾繡球。恨相見得遲。怨歸去得疾。柳絲長。玉驄難繫。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暉。馬兒迤迤的行。車兒快快的隨。卻告了相思。迴避破題兒。又早別離。聽得一聲去也。鬆了金釧。遙望見十里長亭減了玉肌。此恨誰知也。紅云。姐姐。今日怎麼不打扮。旦云。你那知我的心裏。前途去而倒走。回夫倒走。



四、暖红室本《王西厢·草桥店梦莺莺》

目 次

一	《西厢记》的渊源·····	(1)
一、元稹的《莺莺传》·····	(1)	
二、秦观、毛滂的《调笑转踏》和赵德麟 的《商调蝶恋花》·····	(14)	
三、董解元的《西厢记诸宫调》·····	(20)	
二	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·····	(44)
一、《西厢记》的作者·····	(44)	
二、《西厢记》的戏剧冲突·····	(47)	
三、《西厢记》的人物形象·····	(68)	
四、《西厢记》的艺术成就·····	(83)	
三	《西厢记》的影响·····	(97)
一、《西厢记》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教育方 面的影响·····	(97)	
二、封建统治阶级对于《西厢记》的诬蔑 和歪曲·····	(109)	
	后记·····	(124)

一 《西厢记》的渊源

一、元稹的《莺莺传》

唐德宗贞元（七八五——八〇四）末年，和白居易齐名的大诗人元稹写了一篇传奇《莺莺传》——由于传中有张生所作和元稹所续的《会真诗》，所以又叫《会真记》。现在以《太平广记》所收为主，并参酌其他版本，校录于后：

贞元中，有张生者，性温茂，美风容，内秉坚孤，非礼不可入。或朋从游宴，拢杂其间，他人皆汹汹拳拳，若将不及；张生容顺而已，终不能乱。以是年二十三，未尝近女色。知者诘之，谢而言曰：“登徒子非好色者，是有淫行耳。余真好色者，而适不我值。何以言之？大凡物之尤者，未尝不留连于心，是知其非忘情者也。”诘者识之。

无几何，张生游于蒲。蒲之东十余里，有僧舍曰普救寺，张生寓焉。适有崔氏孀妇，将归长安，路出于蒲，亦止兹寺。崔氏妇，郑女也；张出于郑，绪其亲，乃异派之从母。是岁，浑瑊薨于蒲，有中入丁文雅不善

于军，军人因丧而扰，大掠蒲人。崔氏之家，财产甚厚，多奴仆，旅寓惶骇，不知所托。先是，张与蒲将之党有善，请吏护之，遂不及于难。十余日，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，令于军，军由是戢。郑厚张之德甚，因飨饌以命张，中堂宴之。复谓张曰：“姨之孤嫠未亡，提携幼稚，不幸属师徒大溃，实不保其身。弱子幼女，犹君之生，岂可比常恩哉！今俾以仁兄礼奉见，冀所以报恩也。”命其子，曰欢郎，可十余岁，容甚温美。次命女：“出拜尔兄，尔兄活尔。”久之，辞疾。郑怒曰：“张兄保尔之命，不然，尔且虏矣。能复远嫌乎？”又久之，乃至。常服睟容，不加新饰，鬟垂黛接，双脸销红而已。颜色艳异，光辉动人。张惊，为之礼。因坐郑旁，以郑之抑而见也，凝睇怨绝，若不胜其体者。问其年纪。郑曰：“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，终今贞元庚辰，生年十七矣。”张生稍以词导之，不对。终席而罢。

张自是惑之，愿致其情，无由得也。崔之婢曰红娘，生私为之礼者数四，乘间遂道其衷。婢果惊沮，腴然而奔。张生悔之。翼日，婢复至。张生乃羞而谢之，不复云所求矣。婢因谓张曰：“郎之言，所不敢言，亦不敢泄。然而崔之姻族，君所详也，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？”张曰：“余始自孩提，性不苟合。或时纨绔闲居，曾莫流盼。不谓当年，终有所蔽。昨日一席间，几不自持。数日来，行忘止，食忘饱，恐不能逾旦暮。若因媒

氏而娶，纳采、问名，则三数月间，索我于枯鱼之肆矣。尔其谓我何？”婢曰：“崔之贞慎自保，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；下人之谋，固难入矣。然而善属文，往往沉吟章句，怨慕者久之。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。不然，则无由也。”张大喜，立缀《春词》二首以授之。是夕，红娘复至，持彩笺以授张，曰：“崔所命也。”题其篇曰《明月三五夜》。其词曰：“待月西厢下，迎风户半开；拂墙花影动，疑是玉人来。”张亦微喻其旨。是夕，岁二月旬有四日矣。

崔之东墙，有杏花一树，攀援可踰。既望之夕，张因梯其树而踰焉。达于西厢，则户果半开矣。红娘寝于床，生因惊之。红娘骇曰：“郎何以至此？”张因给之曰：“崔氏之笺召我也，尔为我告之。”无几，红娘复来，连曰：“至矣，至矣！”张生且喜且骇，谓必获济。及崔至，则端服严容，大数张曰：“兄之恩，活我之家，厚矣。是以慈母以幼子弱女见托。奈何因不令之婢，致淫逸之词！始以护人之乱为义，而终掠乱以求之，是以乱易乱，其去几何！诚欲寝其词，则保人之奸，不义；明之于母，则背人之惠，不祥；将寄于婢仆，又惧不得发其真诚。是用托短章，愿自陈启；犹惧兄之见难，是用鄙靡之词，以求其必至。非礼之动，能不愧心！特愿以礼自持，毋及于乱！”言毕，翻然而逝。张自失者久之。复踰而出，于是绝望。

数夕，张生临轩独寝，忽有人觉之。惊骇而起，则

红娘敛衾携枕而至，抚张曰：“至矣，至矣！睡何为哉！”并枕、重衾而去。张生拭目危坐久之，犹疑梦寐。然修谨以俟。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。至，则娇羞融冶，力不能运肢体，曩时端庄，不复同矣。是夕，旬有八日也。斜月晶莹，幽辉半床。张生飘飘然，且疑神仙之徒，不谓从人间至矣。有顷，寺钟鸣，天将晓。红娘促去。崔氏娇啼宛转，红娘又捧之而去，终夕无一言。张生辨色而兴，自疑曰：“岂其梦耶？”及明，睹妆在臂，香在衣，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裯席而已。

是后又十余日，杳不复知。张生赋《会真诗》三十韵，未毕，而红娘适至，因授之，以贻崔氏。自是复容之。朝隐而出，暮隐而入，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，几一月矣。张生常诘郑氏之情，则曰：“知不可奈何矣，因欲就成之。”

无何，张生将之长安，先以情谕之。崔氏宛无难词，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。将行之再夕，不复可见，而张生遂西。

不数月，复游于蒲，会于崔氏者又累月。崔氏甚工刀札，善属文。求索再三，终不可见。往往张生自以文挑之，亦不甚观览。大略崔之出人者，艺必穷极，而貌若不知；言则敏辩，而寡于酬对。待张之意甚厚，然未尝以词继之。时愁艳幽邃，恒若不识；喜愠之容，亦罕形见。异时独夜操琴，愁弄凄恻，张窃听之；求之，则终不复鼓矣。以是愈惑之。张生俄以文调及期，又当西

去。当去之夕，不复自言其情，愁叹于崔氏之侧。崔已阴知将诀矣，恭貌怡声，徐谓张曰：“始乱之，终弃之，固其宜矣；愚不敢恨。必也，君乱之，君终之，君之惠也；则没身之誓，其有终矣，又何必深感于此行？然而君既不恠，无以奉宁。君尝谓我善鼓琴，向时羞颜，所不能及，今且往矣，既君此诚。”因命拂琴，鼓《霓裳羽衣序》，不数声，哀音怨乱，不复知其是曲也。左右皆歔歔。崔亦遽止之，投琴拥面，泣下流连，趋归郑所，遂不复至。明旦而张行。

明年，文战不胜，张遂止于京。因贻书于崔，以广其意。崔氏缄报之词，粗载于此，曰：“捧览来问，抚爱过深。儿女之情，悲喜交集。兼惠花胜一合，口脂五寸，致耀首、膏唇之饰。虽荷殊恩，谁复为容？睹物增怀，但积悲叹耳！伏承便于京中就业，进修之道，固在便安；但恨鄙陋之人，永以遐弃。命也如此，知复何言！自去秋以来，尝忽忽如有所失。于喧哗之下，或勉为笑语；闲宵自处，无不泪零。乃至梦寐之间，亦多感咽，离忧之思，绸缪缱绻，暂若寻常。曲会未终，惊魂已断；虽半衾如暖，而思之甚遥。一昨拜辞，倏逾旧岁。长安行乐之地，触绪牵情；何幸不忘幽微，眷念无衰！鄙薄之志，无以奉酬。至于终始之盟，则固不忒。鄙昔中表相因，或同宴处；婢仆见诱，遂致私诚。儿女之心，不能自固。君子有援琴之挑，鄙人无投梭之拒。及荐枕席，义盛意深，愚陋之情，永谓终托。岂期既见

君子，而不能以礼定情，致有自献之羞，不复明侍巾栉。没身永恨，含叹何言！倘仁人用心，俯遂幽眇，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。如或达士略情，舍小从大，以先配为丑行，谓要盟为可欺，则当骨化形销，丹诚不泯，因风委露，犹托清尘。存没之诚，言尽于此。临纸呜咽，情不能申。千万珍重，珍重千万！玉环一枚，是儿婴年所弄，寄充君子下体之佩。玉取其坚洁不渝，环取其终始不绝。兼致彩丝一绚，文竹茶碾子一枚。此数物不足见珍，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贞，俾志如环不解，泪痕在竹，愁绪索丝，因物达情，永以为好耳。心迹身遐，拜会无期。幽愤所钟，千里神合。千万珍重！春风多厉，强饭为佳。慎言自保，无以鄙为深念。”张生发其书于所知，由是时人多闻之。所善杨巨源好属词，因为赋《崔娘诗》一绝云：“清润潘郎玉不如，中庭蕙草雪消初。风流才子多春思，肠断萧娘一纸书。”河南元稹，亦续生《会真诗》三十韵。诗曰：“微月透帘栊，萤光度碧空。遥天初缥缈，低树渐葱茏。龙吹过庭竹，鸾歌拂井桐。罗绡垂薄雾，环珮响轻风。绛节随金母，云心捧玉童。更深人悄悄，晨会雨濛濛。珠莹光文履，花明隐绣龙。瑶钗行彩凤，罗被掩丹虹。言自瑶花浦，将朝碧玉宫。因游洛城北，偶到宋家东。戏调初微拒，柔情已暗通。低鬟蝉影动，回步玉尘蒙。转面流花雪，登床抱绮丛。鸳鸯交颈舞，翡翠合欢笼。眉黛羞偏聚，唇朱暖更融。气清兰蕊馥，肤润玉肌丰。无力慵移腕，多娇

爱敛躬。汗流珠点点，发乱绿葱葱。方喜千年会，俄闻五夜穷。留连时有限，缱绻意难终。慢脸含愁态，芳词誓素衷。赠环明运合，留结表心同。啼粉流清镜，残灯绕暗虫。华光犹冉冉，旭日渐瞳瞳。乘鹜还归洛，吹箫亦上嵩。衣香犹染麝，枕腻尚残红。暮暮临塘草，飘飘思渚蓬。素琴鸣怨鹤，清汉望归鸿。海阔诚难渡，天高不易冲。行云无处所，萧史在楼中。”张之友闻之者，莫不耸异之；然而张亦志绝矣。

稹特与张厚，因征其词。张曰：“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，不妖其身，必妖于人。使崔氏子遇合富贵，乘骄宠，不为云为雨，则为蛟为螭，吾不知其变化矣。昔殷之辛，周之幽，据万乘之国，其势甚厚；然而一女子败之，溃其众，屠其身，至今为天下僂笑。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，是用忍情。”于时坐者皆为深叹。

后岁余，崔已委身于人，张亦有所娶。适经所居，乃因其夫言于崔，求以外兄见。夫语之，而崔终不为出。张怨念之诚，动于颜色。崔知之，潜赋一章，词曰：“自从消瘦减容光，万转千回懒下床。不为旁人羞不起，为郎憔悴却羞郎。”竟不之见。后数日，张生将行，崔又赋一章以谢绝之曰：“弃置今何道，当时且自亲。还将旧来意，怜取眼前人。”自是，绝不复知矣。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。予尝于朋会之中，往往及此意者，夫使知之者不为，为之者不惑。贞元岁九月，执事李公垂宿于余靖安里第，语及于是。公垂卓然称异，遂

为《莺莺歌》①以传之。崔氏小名莺莺，公垂以命篇。

对于这篇传奇中的人物，从宋朝直到现在，有许多人进行了考证工作。苏东坡赠张子野的诗②中有“诗人老去莺莺在”一句，注解：张生即张籍。王铨（性之）作《辨传奇莺莺事》③，反对这种说法。他考证的结果是：张生即元稹；莺莺是崔鹏的女儿，与元稹为中表（他俩的母亲都是郑济的女儿）。陈寅恪先生同意张生即元稹，但认为莺莺不是崔鹏的女儿，而是出身微贱的倡伎之流的人物。④刘开荣先生在分析《莺莺传》的时候，虽没有明说，但实际上是以陈寅恪先

①李公垂，即李绅，是和元稹同时的现实主义诗人。他的《莺莺歌》是董解元写《西厢记诸宫调》的根据之一，故录于后：伯劳飞迟燕飞疾，垂杨绽金花笑日，绿窗娇女字莺莺，金雀丫鬟年十七。黄姑上天阿母在，寂寞霜素素葶质，门掩重关萧寺中，芳草花时不曾出。河桥上将亡官军，虎旗长戟交垒门，凤凰诏书犹未到，满城戈甲如云屯。家家玉貌弃泥土，少女娇妻愁被掳，出门走马皆健儿，红粉潜藏欲何处。呜呜阿母啼向天，窗中抱女投金钿，铅华不顾欲藏艳，玉颜转莹如神仙。此时潘郎未相识，偶住莲馆对南北，潜叹栖惶阿母心，为求白马将军力。明明飞诏五云下，将选金门兵悉罢。阿母深居鸡犬安，八珍玉食邀郎餐，千言万语对生意，小女初笄为姊妹。丹诚寸心难自比，写在红笺方寸纸，寄与春风伴落花，仿佛随风绿杨里。窗中暗读人不知，剪破红绡裁作诗，还怕香风易飘荡，自令青鸟口衔之。诗中报郎含隐语，郎知暗到花深处。三五月明当户时，与郎相见花间路。

②题目是：《张子野八十五，尚闻买妾，述古令作诗》，见苏诗卷十一。

③载北宋人赵德麟所著《侯鯖录》卷五。

④见陈寅恪所著《读莺莺传》，《元白诗笺证稿》第一〇〇——一〇九页，文学古籍刊行社版。

生的说法为依据的。①黄裳、李长之和王季思诸先生则都采用了陈寅恪先生的说法。②曹家琪先生虽然不同意陈寅恪先生的意见，但并没有提出新的看法，只在用一些证据巩固了王铎的结论之后，主张恢复莺莺的社会地位，让她仍旧去做崔鹏的女儿。③

考证的结论似乎并不一致，但基本精神却是相同的：《莺莺传》是元稹的“自传”。

从元稹的《梦游春词》和白居易的《和微之梦游春诗百韵（并序）》及其他材料看，元稹少年时代曾有过一段恋爱生活；从《旧唐书·德宗纪》中的记载看，“浑瑊薨于蒲……”和“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……”也是历史事实。但这只能说明元稹的《莺莺传》植根于生活的沃壤之中，有一定的生活原型；作为一篇文学作品，它里面的人物如张生，并不是元稹，如莺莺，并不是崔鹏的女儿或某一个倡伎，而是艺术典型。

把《莺莺传》看成元稹的“自传”的这种传统说法是应该抛弃的。因为根据这种说法，不仅会缩小《莺莺传》的典型意义，而且会走上用对于元稹的传记材料的分析代替对于

①见刘开荣所著《唐代小说研究》第五章第三、四节，商务版。

②见黄著《西厢记与白蛇传》第八——二七页，平明出版社版；李著《中国文学史略稿》第三卷第二六页，五十年代出版社版；王著《从莺莺传到西厢记》第九——一〇页，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版。

③见曹家琪所作《崔莺莺、元稹、莺莺传》一文，载《文学遗产》第二〇期。